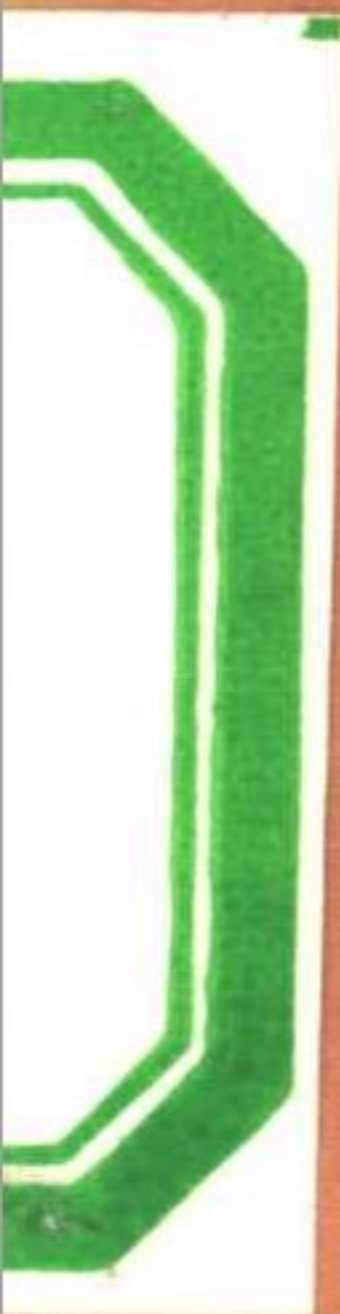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 牢记阶级仇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 牢記階級仇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编辑小组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65年·沈阳

封面設計：安金生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牢記階級仇**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編輯小組編

☆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張·61,000字·印数：1—110,000 1965年6月第1版  
1965年6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T10090·616 定价(3)0.20元

## 編 者 的 話

今天，在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工人、貧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意气风发地为把我国建成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忘我的劳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毛主席教导我們：“千万不要忘記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毛主席的偉大号召下，在城、乡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我們东北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广大劳动人民回忆过去，对比今天，写出了許多家史、村史、社史、工厂史，以及其他各种专题史。这些史料揭露了旧社会統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压迫，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后当家做主和过着美滿幸福的生活。这些史料，是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它能够使我們（特別

是青年一代) 了解什么是旧社会, 什么是剥削和压迫, 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它能够使我们不忘过去苦, 憎恨旧社会, 从而更加热爱今天, 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这些史料同时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继承并发扬老一辈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派, 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艰苦奋斗,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更好地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从东北地区的“四史”材料中选出一部分, 编成《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陆续出版。由于编辑水平所限, 加上这是一项新的工作, 缺点和错误一定难免。我们热情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 以便把这套丛书编得好些。

**編 者**

1965年2月

# 目 录

## 編者的話

我的觉醒.....	1
血海深仇.....	13
含泪闖关东.....	26
两代血泪仇.....	36
牢記阶级仇.....	45
漁人泪.....	57
見了青天.....	66

## 附 录

恶霸地主徐万增的罪行录.....	75
漁霸蔡仁欽的罪行录.....	89

# 我的觉醒

黑龙江日报社 李 贵

一想起我家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阶级仇恨就象潮水般地涌上我的心头，革命的意志就更加坚定了。

## 含泪闯关东

在我很小的时候，听我爹说，我们家原来住在山东省掖县小王庄，祖祖辈辈都是庄稼汉。家中原有二亩薄地，传到我爹这一辈，一连闹了三年水灾，这一点祖传的家业也就抵了地主的阎王债。眼看着一家人就要饿死了，我爹对我娘说：“人挪活，树挪死，咱们闯关东吧！”……于是，我爹用一条扁担两个抬筐，挑着我两个姐姐，领着我的母亲，流着眼泪，离开了祖辈居住的小王庄。

出了山海关，大地空旷，四野茫茫，哪里是穷人安身的地方呢？爹逢人就问，见人就打听，都说北大荒人少地多，日子好混。于是一家四口就拚命地往北走。一路上风吹雨打，忍饥挨饿，赶着路讨饭，讨着饭赶路，一春一秋过去

了，仍然沒有落下脚来。最后走到黑龙江省綏化县刘家鎮子屯，地主刘天成見我爹和娘都是能干活的人，就对我爹說：

“我借給你們五吊錢安家，你們就在我这儿干吧！”我爹和娘想，穷人到哪都是卖这把穷骨头，庄稼人到哪还不是种地干活呢？于是我爹和娘就留在刘家鎮子。我爹就給刘天成干起活来。

我爹这个人一干起活来象拚命似的，起五更爬半夜，就这样一直給地主干了十年，結果穷得爹和娘还是得穿一条褲子，而刘天成借給的五吊“安家錢”，却翻成了一百吊了。接着发生了更不幸的事情。那是在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爹累成了伤痲，病倒在炕上。快要过年了，家里沒有一粒米，外面下大雪，屋里飄雪花（我家住着地主刘天成的一間破更房子），眼看一家人就要冻餓而死。狠心的地主刘天成，看我家穷得这个样子，看我爹病得又不能干什么了，就在这年的大年三十，以抵一百吊錢的債为名，搶走了我的十七岁的大姐。我大姐是个剛强的人，由于她不能容忍刘家的侮辱，当天夜里，就被逼死在刘家大院。第二天，地主刘天成反咬一口，硬說我家用死閨女訛他，非要我爹用我的十五岁的二姐去換我大姐的尸体不可。这是多么惨絕人寰的事情啊！剛剛挖掉了心头肉，怎能忍心让二女儿再跳火坑呢！爹和娘强忍着滿腔憤怒和悲痛，在大年初一的晚上，不顾死去的大女儿，趁着月黑头，偷偷地逃出了刘家鎮子屯。

## 携女再逃生

就在这次逃亡的路上，我娘生下了我。我爹听人说，海倫县靳家沟土地肥沃，日子好混，于是，爹和娘抱着闖大运的念头直奔靳家沟。

“靳家沟，靳家沟，到了靳家人更愁，地主豪門酒肉臭，穷人餓死在街头。”真是这样啊！到了靳家沟不仅照样受苦受累，还是照样挨餓。就在到了靳家沟的那年春天，借不到吃的，我二姐就活活餓死了。这时，当地地主岳八方，打发人找我爹去給他扛活。我爹給地主干活吃怕了亏，又听屯邻說岳八方凶狠，就沒敢答应，自己便在屯东挺远的小树林子旁，开了三亩荒地。可是地板不好，加上天灾，一年打不了多少粮。

七冬八夏过去了，我身后又添了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家七口人，靠着这点地打的粮怎么能填飽肚子呀！真是年年难过年年过，日日啼饥日日饥呀！我九岁那一年，全家人拚死拚活的精心蒔弄，又加上风調雨順，换来一片好庄稼。秋天到了，望着那狗尾巴似的谷穗，胳膊粗的玉米棒子，从来沒有乐模样的爹如今瘦臉上也挂上了一絲微笑。到了收割的日子，有一天，天剛放亮，爹娘和我三个人，拿着镰刀下地了。一路上，我兴奋地跑着跳着，时时地停下来等我那怀孕的娘。过了一道小沟，再穿过小树林，就是我家的地了。我大步流星地走到地跟前，突然，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昨天

还是一片好庄稼，怎么连一棵谷穗都不见了。这晴天的一声霹雷，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无情地落在我们的头上，使我们顿时痛哭失声。不知过了多久，只见狗腿子李大尖头斜挎着盒子枪，保护着恶霸地主岳八方向我们走来。李大尖头瞪着他那双一大一小的三角眼对我爹说：“叫你扛活你不干，偏偏偷开老爷的荒，这叫放着阳关大道你不走，单走独木桥哇！实对你说吧，庄稼叫东家收了，地也叫东家收了，以后老老实实给老爷扛活，不然，可别怪老爷办你偷占土地的罪！”明明是自己辛辛苦苦开的荒，凭什么现在倒成了他的了！我娘顾不上自己的重身子，扯住岳八方讲理，谁知狠心的地主一顿拳打脚踢，我娘晕倒在血泊里。爹和我，眼瞅着岳八方在狗腿子的保护下走掉了。我哭，我喊，我叫，谁来救我的娘呀！

### 父母遭毒害

把血人般的娘抬回家来，娘三天三夜不省人事，血不停地流着。她那本来就瘦削的脸，变成了蜡黄色，气也短了，嘴里却老是“粮啊，地啊”地叫个不停。谁都说娘不行了。在那个年月，哪有穷人说理的地方，打掉了牙得往肚子里咽呀！爹急得整天整夜在屋里屋外转，邻居们张罗着娘的后事。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就在第四天将要黎明的时候，娘一声惨叫，“地是我们的！”之后，再也没有声音了。我的勤劳一生的娘，就这样被狠心的地主活活地踢死了。我放

声大哭，弟弟妹妹們更是哭个不停。邻居們看着我們这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想到我們以后的生活，沒有不掉眼泪的。

娘死了以后，爹无路可走，只好去給岳八方家扛活。从此，爹每天天不亮就走，三星歪了才回来，家里只丢下我这个九岁的孩子，守着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整日饥哭喊叫。日子可真难熬呀！邻居劝我爹把最小的孩子送給人，我爹一个劲儿地摇头，誰忍心将自己的孩子送給人哪！后来，眼看只有一生日的小弟弟和剛滿两周岁的小妹妹快要餓死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天夜里，爹终于滿眼含着热泪把我小弟弟送給西屯一家姓王的，把小妹妹送給本屯一家姓李的了。

我們一家人，就这样，生离死别，只剩下四口人了。

由于长年的饥餓、劳累和折磨，我爹的精力消耗淨了，身板更不济了。在一九三三年冬的一天，爹由于白天干活伤了力，晚間回家連吐了几口鮮血就死了。

爹死后，好心的邻居們湊錢买了一口薄棺材。临要埋时，地主岳八方傳下話来：死人不許进那三亩开荒地！无奈，只好把爹的尸体埋到乱尸崗子去。

### 孤儿进火坑

把爹埋进了土坑，我們哥三个又掉进了火坑。那时我十二岁，二弟十岁，三弟才八岁。我們哥三个开始給岳八方干活。白天，我去放牛，二弟放猪，三弟侍候岳八方的第三房

小老婆。晚上，我們三人挤在牛栏角上放牛犢的小破屋里，互相摟抱着借取一点溫暖。

那一年，老天也和穷人作对。在秋末冬初的时节，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盖地地洒下来，北风刺透我們的破单衣，身上的肉象刀割一般疼痛。我和二弟光着脚去放牲口，脚冻得象个烂窝瓜似的，踩在冰雪地上，每走一步疼得心都直揪啊！

一天，我三弟在給岳八方的三姨太太倒便盆的时候，天冷手僵，失手打碎了便盆，洒了滿地尿水。当时三姨太太立逼我三弟用舌头把地舔淨。又臊又臭的尿水，怎能用舌头舔呢？三姨太太看我三弟不动，一頓皮鞭，直打得我三弟死去活来，遍体鳞伤。当天晚上，我們弟兄三人挤在一起，想到地主害死的爹娘，想到我們过不完的牛馬生活，抱头痛哭起来。

就在这时候，岳八方的大老婆（外号叫“假善人”），一手掐着念珠，一手捂着鼻子走进来。她猫哭老鼠般地說：“阿弥陀佛，这真是前世的孽債呀！”她見我們哭个不停，就傳道般地讲起来：“祖上造的孽，子孙来还，今世还不清，来世变犬馬呀！要想不遭罪，就吃斋念佛吧！不修今世修来世，慢慢地就好啦！”她叫我跟她取回点香灰，敷在我三弟的伤口上。后来我們才知道，“假善人”是用迷信手段来欺騙我們，讓我們哥仨相信，一輩子給地主作牛作馬是命中注定的。可是，那时我們这三个孩子懂得什么呀！从这时起，

一天九个响头，哥三个的劳金錢化成了地主佛堂上的香灰紙箔。

## 仇 恨 和 反 抗

十年过去了，我們哥三个都长大成人了，搬进了更房子。一天，岳八方的几房老婆吵架，我們在窗戶外听，“假善人”鬧着說：“他們三个白給你干了这么多年，还不是我的功劳！凭什么給小狐狸精（指三姨太）打手鐲不給我打，这笔賬得算算！”

十年的欺騙，一語道破了。我們哥三个再也不想被人愚弄了，再也不想給地主卖命了。既然地主欺騙我們，咱們就在活計上找齐。那时，正是麦收时节，地主岳八方雇了一些短工，叫我領着割麦子。天不亮我領着大伙下地，到了地头，我对大伙說：“人身都是肉长的，庄稼活不分亲厚，誰干累了誰歇着，为两个大餅子犯不上卖命！”我这一說，大伙都明白了。有人說：“打头的，你說怎么干，咱大伙随着就是了。”就这样，我們小气不找大气找。岳八方种了一百来垧小麦，一个麦收就叫他多花了五六十个工的工錢。誰知这事竟被岳八方知道了，他发狠地說：“整不死李貴，活着也要扒他三层皮！”我們哥三个听到这个信連夜商量，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出路：逃！

逃到哪里去呢？破衣烂衫，出去还不得被日本鬼子抓了“浮浪”？可留下来就只有走爹那条死路了。不，一定得逃

出去！我們哥三个抱定逃出靳家沟死了也甘心的决心，一天夜里逃走了。一下子跑到四十多里外的一个屯子里，經人介紹，給一家姓李的地主干活。誰知道沒过两天，岳八方的狗腿子李大尖头就找上門来，硬逼着我們弟兄三人又回到了靳家沟。

## 两度当劳工

就在我們回到靳家沟的第二天，半夜里一陣狗咬，来了两个背枪的自卫团丁，連捆带綁地把我送到伪县政府动員股。接着，又把我和另一些被抓来的穷人，一批批地塞进“悶罐車”运到了孙吳县。从此，我又开始了地獄般的劳工生活。

当时我被分配到离孙吳县四十多里的楊木山上。楊木山是一座荒山，山上长滿了刺人的荆棘，山下是一片碱水塘，塘里长着沒膝高的羊草。我們这些被抓去的劳工，是給日本鬼子打羊草的。日本鬼子的馬吃得膘肥毛亮，可是打羊草的劳工，一頓三两橡子面，吃下去拉不出来，整天肚子疼。每天天不亮下塘打草，两条腿被碱水泡的肿得象琉璃灯，瞎虻和蚊子，咬得我們渾身連包带血。生了病就更糟了，不少人带着气就被扔进万人坑。生活在这暗无天日的活地獄里，誰不想逃出一条活命啊！劳工們天天想逃命，可是日本鬼子看守得很严。劳工中实行什么“五人联坐法”，一人逃走四人遭殃。这样还怕人逃跑，晚上睡觉衣服脫在一起放在外边，人

赤身裸体钻进人字架工棚子里，两头还設上崗。

有一天，二鬼子中队长調我去給他燒飯。那小子吃大米嫌酸，专吃高粱米搓出的白仁。高粱米是我用磚头在小河里給他搓的，他吃出来一顆砂粒，硌了他的牙，他便給我扣上个“居心不良，謀害长官”的罪名，一頓馬棒把我打得昏迷过去，随后又把我扔进万人坑。多亏在一块干活的董富和孙万山，他們看我还有口气，又偷偷把我背回来。就这样，我才从九死一生中熬过一期劳工，拖着虛弱的身子，回到了海倫县靳家沟。在那年，我和雇农的女儿刘素琴結了婚。

岳八方当初抓我劳工，滿打算把我治死在外边，他好更牢靠地奴役我两个弟弟。沒曾想我不但活着回来了，又娶了亲，他就在我結婚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又对我下了毒手，我第二次被抓了劳工，发到黑河挖山洞。事后才知道，这是日本鬼子一个秘密軍事工程，誰到那里去当劳工，就不用想活着回来。我在那里当劳工时，只見到一批批的劳工被绳子系着押进山洞来，却沒有見到一个人被放出去。要不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垮了台，我做梦也回不到家乡了。

### 換湯不換藥

盼星星，盼月亮，可下子盼到祖国光复，我以为这回穷人可能得好了。可是当我从劳工棚子逃回到家乡时，我的心又凉了。日本鬼子虽然跑了，可又来了国民党的維持会，換湯不換藥，天下还是地主老財的。岳八方昨天是日本鬼子的

帮凶，今天摇身一变倒成了“抗日”的国民党了。这时，我的那个穷家呀，可比早先更穷更苦了。因为我被抓劳工一去两年音信皆无，老婆急瞎了两只眼，一条腿生疮，烂得下不了炕。两个弟弟被岳八方折磨得不象人样了。

在我到家的第三天，岳八方打发人把我找了去。我去时，岳八方正和他三姨太太躺在炕上抽大烟，见我来了，马上翻身坐起来，满脸堆笑招呼我坐下。谁知道他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不由得警惕起来。岳八方干嘿嘿了一阵之后说：“咱们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穷富之分，你是大贫，我哪，是小贫，嘿嘿！既然都是穷人嘛，事就好办。”

“简直是放狗屁！”我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

“你们弟兄三个在我这呆了这么多年，虽说没发财吧，可总算把你们拉扯大了。”岳八方讨好似的又说：“明年我租给你们地种吧！没牲口就用我的，没种子也用我的，至于租子嘛——好说！”

原来，岳八方还想从我们哥三个身上打鬼算盘哪，真是瞎了他一双狗眼！我一句话没说，抬腿就走。我已经走出了房门，岳八方还在后面叫我哩。

可是，穷人总得找条活路呀！就在这年冬天，我和外号叫“李花牛”的地主李景田讲定，租种十五垧地，三头老牛外借种子，秋后按倒四六开交租子。第二年开春，我们弟兄三个，不分昼夜，精心莳弄，又加上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到秋天得了个好收成，去了还地主的十分之六的租子

和种子，余下的粮食还足够一家四口人填饱肚子的。誰知就在快要打完場的时候，三头牛被人偷走了。我們哥三个急得一夜沒睡觉，四处寻找，哪有个踪影！第二天一早，地主李景田就来了，張口就要牛，沒牛就包錢。結果把一年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全拉走了，还倒欠地主五十元的伪币。

后来才听說，借牛，偷牛，要牛，包牛，全是地主李景田早就一手制造好的阴谋詭計。我一气之下，拾起一把菜刀就要找李景田拚命去！我老婆拦挡我，弟弟也拖住我的大腿，哭着說：“哥哥！人家李景田和岳八方是亲戚，有財有势，有枪有炮，你这不是白送死去嗎！”我仰望着蒼天，气憤填膺，明明是地主蓄意陷害人，可是，在那有理也沒处講的吃人的旧社会，哪有穷人的活路啊！

## 解 放 获 新 生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晴天一个响雷，共产党、毛主席派来了土改工作队。一場砍大树、挖穷根、斗地主、打土豪的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鬧起来了。

多年来我日夜盼望着的，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我和二弟馬上参加了农会，整天忙着筹备砍挖斗争的事。当时的海倫县长到我們村子了解土改情况，听說我老婆病得很重，写一封介紹信将我老婆送到县荣軍医院。眼看就要烂死的人了，經過截肢，保住了生命，多年失明的两眼，又重見天日了。